

楊文田

八閩歸心 盛會如潮

——寫在第八屆世界閩商大會之後



各說各話

鄉愁纏綿，熏風暢懷。第八屆世界閩商大會於2025年6月18日在福州圓滿落幕。這場由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與中華海外聯誼會共同主辦的盛會，吸引了來自91個國家和地區的1600餘位閩商代表及各界嘉賓齊聚榕城，共敘桑梓情誼，共商發展大計，共話閩商未來。全球閩商雲集，群賢畢至，五洲賓朋同襄盛舉。這不僅是一場高規格的經貿盛宴，更是一場凝聚文化認同與心靈歸屬的精神盛典。八閩兒女難離故土，此刻情系故土、心歸榕城；千年文脈延綿不絕，鄉愁如潮，匯流成海，共譜華章。

閩商，是一個值得被歷史銘記的群體。從古代的海上絲綢，到今日的全球貿易；從下南洋的拓荒開埠，到現代經濟體系中的創新引領，福建人憑借「敢拚會贏」的精神、「重義守信」的品格、「抱團互助」的傳統，鑄就了中華民族商幫文化中一支最具生命力的力量。

福建地處東南一隅，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局限，逼迫著一代代福建人走出山海，走向世界。也正是在這種地理與生存環境的錘煉下，福建人早早形成了冒險精神與經商頭腦。晉江人靠鞋服行天下，莆田人以醫療服務全球，福清人拓展世界貿易，長樂人經營航運物流，泉州人則融合文化與商業，創造出兼具人文氣質與商業膽略的「泉商」精神。福建的商業版圖之廣、領域之多、能量之強，可謂鳳毛麟角、獨步天下。

如今，在全球190多個國家和地區，活躍著超過1500萬名閩籍華僑華人。他們之中，有從零起步、白手起家的草根企業家，也有登頂財富之巔的商業巨擘；有在非洲草原上建廠的實幹家，也有在硅谷高科技產業中馳騁的「關係創客」。而不論身處何方，絕大多數閩商都保有一個共同的精神坐標：家在福建，根在福建，夢系八閩。

他們不僅經商有道，更心懷桑梓，懂得反哺。他們組織閩籍商會、宗親會、同鄉會、聯誼會，倡議返鄉投資、參與公益捐贈、推動文教發展。他們把「家鄉」作為情感的起點，把「國家」作為責任的歸宿，在個人財富的積累中始終沒有忘記民族身份和文化歸屬。這種「根在福建，心繫家國」的情懷，正是閩商群體在風雲變幻中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

此次大會設有開幕式、座談會、推介會、產業洽談會、海內外閩商八閩行等多項活動，充分展示了新時代福建經濟發展取得的豐碩成果，也為海內外閩商搭建了一個暢敘鄉情、共謀發展的高端平台。這不僅是一場資源重組的經濟交流，更是一次精神認同的情感回歸，更是一次凝聚八閩智慧的力量集結。

尤其在當前中國全面推進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福建被賦予「海絲核心区」「兩岸融合示範區」「數字中國建設試點省份」等多重國家戰略定位，為閩商再創業、再崛起提供了最具潛力的舞台。如今的福建，從製造業升級到綠色經濟、從海洋經濟到數字產業，都迎來嶄新機遇，而閩商則以其對全球市場的敏銳嗅覺、對政策風向的精準判斷、對科技創新的快速適應，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自然載體與堅定推手。

閩商之所以能夠屢次在全球經濟舞台上嶄露頭角，除了血性拚搏與戰略眼光，更在於文化底色。他們尊儒重教，講究信用；他們重情守義，推崇「義利並重」；他們重鄉重親，倡導集體共贏。正是這種「做事先做人，謀利不忘情」的價值觀，使閩商在多元文化中也能建立起穩定的人脈網絡與商業信譽。

歷史上，泉州港曾是「東方第一大港」，是宋元時期世界海洋貿易的中心，見證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而今天，閩商再次走在時代的潮頭，不僅帶動了經濟增長，更將福建的文化、道德、語言、信仰傳播到了世界的角落。他們不僅是財富的創造者，更是文明的傳播者。

正因為如此，世界閩商大會的意義早已超越了經貿本身。它既是對閩商過往奮鬥的致敬，也是對未來發展藍圖的擘畫。大會不僅為項目合作提供橋樑，也為文化交流搭建平台，為鄉情歸屬點亮心燈。在這裡，商業與文化交匯，情感與理想碰撞，既有全球視野，也有福建情懷。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要把握歷史主動，增強文化自信，凝聚奮進力量。」閩商的奮鬥史，是中華民族奮鬥史的縮影；閩商精神的傳承，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註解。今天的閩商，不僅應在市場中逐鹿，更應在文明中弘道，在責任中前行。

我們有理由相信，借助世界閩商大會的平台，新一代閩商必將更主動融入國家戰略大局，更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更有力推動兩岸融合發展，更自覺傳承中華文化。在數字經濟、綠色產業、海洋經濟等新賽道上，閩商將再次書寫「敢為人先、堅韌不拔」的傳奇篇章。

朱夏的聚首、鄉愁魂牽夢繞。第八屆世界閩商大會，不僅是一次故鄉與遊子的雙向奔赴，更是一種文化自信與時代夢想的深情交匯。此刻的福州，不只是八閩大地的省會，更是全球閩籍兒女心靈的原鄉。

未來的福建，必將因閩商的持續奮鬥而更具活力；未來的中國，也將因閩商的全球佈局而更加開放；未來的世界，也將因中華文化的遺播而更加豐富多彩。

願福建發展蒸蒸日上，願閩商精神薪火不息，願鄉愁永駐，願你歸來仍是少年。

鄭亞鴻

泉州很小？



談今論古

「泉州很小!」，這是以前，確切些說是改革開放前泉州人經常說的一句話。當然，這指的是泉州城區。

那時，走在街上，經常會遇到熟人、朋友。

那時，幾位朋友、同事聊天，往往一聊，某人的弟弟是某人妹妹的同學；某人的母親是某人的七大姑八大姨等等。總之，東拉西扯，總能扯上關係。

於是，經常都會聽到這樣的感歎：泉州很小！

是的，那時的泉州城區很小，面積只有6.41平方公里。「南北一條街，東西兩座塔」便是當時泉州城區的寫照。那時，中山街從南到北2.5公里；東西街從東到西也只有2.5公里多，在城區辦事或找朋友，走路就行，根本不必乘車。晉江南岸、北門以北、現在的溫陵路以東、現在的西門以外都是田野、農村。

記得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參加溫陵路以東（現泉州兒童醫院）一座水利水電大樓的奠基儀式時，周圍還是一片農田，走的是田埂路。現在這裡已成市中心。

如今，泉州城區僅鯉城、豐澤兩個區面積就有183平方公里，是原來泉州城區的28倍，還不算洛江區和實際上已和泉州中心城區連成一片的晉江池店、南安豐州、台商區洛陽等片區。1978年，原鯉城區人口僅30萬左右，現光鯉城、豐澤兩個區的人口就達114.6萬人，是鯉城區人口的3.8倍多。

現在，出門要遇見熟人概率很小，都是陌生面孔。要找親戚、朋友，幾乎都要乘車。從我住的地方到位於東海片區的泉州市政府，乘公交車需半小時。

如果現在還感覺泉州城區

小，實際上是停留在固有的印象當中。按照泉州的城市規劃，未來泉州環灣新城將迅速崛起，其範圍1350平方公里，具體為鯉城區、豐澤區、洛江區（除虹山鄉、羅溪鎮外）、泉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清濠園區）、泉州台商投資區、晉江市6個街道5個鎮和1個行政村、石獅市2個街道和2個鎮、惠安縣3個鎮、南安市2個鎮。當你放棄固有的印象，不在糾結於行政區劃調整上，把眼光聚焦在泉州環灣新城上，你還會覺得泉州城區小嗎？目前，泉州、晉江、石獅市已經連在了一起，惠安縣城和南安市區也逐步靠攏。假設有客人來泉州，你帶著他從泉州一直逛到晉江，逛到石獅，甚至是逛到南安和惠安，他會覺得泉州城區小嗎？2019年，泉州「兩會」又把環灣新城建設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相信不久的將來，一個嶄新的環灣新城將出現在大家面前，到那時大家都不會再認為泉州城區小了。

寫這篇文章，是有感而發，因為我們一些同事尋找一位很久聯繫不到的同事，找了好幾年都沒找到，直到最近一個偶然的機會才聯繫上。當我們再見面時，不會再說：「泉州很小。」

2025年6月18日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 UPMG GROUP

郭松民

伊朗和以色列：柔弱勝剛強



特稿

當地時間6月13日凌晨，以色列大舉空襲伊朗，首都德黑蘭和伊朗核設施所在的納坦茲等多地傳出爆炸聲。伊朗媒體證實，包括伊朗革命衛隊總司令侯賽因·薩拉米在內，多名高級軍官與核科學家已在空襲中死亡。目前，伊朗的反擊行動尚未完全展開，簡中互聯網上充斥著對伊朗恨鐵不成鋼式的嘲笑，以及雖然痛恨以色列橫蠻無理，但又無可奈何的失敗主義情緒。在我看來，這兩種情緒都是不對的。

事實上，以色列已經犯了兵家大忌，他們不懂得「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中國古老智慧，一味窮兵黷武，走上了衰敗的道路。借用《百年孤獨》中的一句話——「多年以後，面對行刑隊，雅各上校將會回想起，空襲伊朗後回家的那個遙遠的下午。」這事，暫且不談政治因素，以色列做為一個小而強的國家，利速決而不利持久，伊朗作為中東地區一個大而弱的國家，利持久而不利速決，只要伊朗選對了正確的戰略，就可以給以色列造成無法承受的打擊。這裡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在於，「大炮不能上刺刀，解決戰鬥還是要靠步兵」。空襲可以給伊朗造成一定的傷害，但這種傷害不是致命的，甚至連以色列聲稱的消除伊朗核能力的目標也達不到，而以色列又不可能像美國在2003年直搗巴格達那樣出動地面部隊直搗德黑蘭，所以，戰爭的長期化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伊朗不再上像一次反擊那樣見好就收，而是用導彈襲擊的方式，以癱瘓以色列經濟為目標，長期封鎖以色列，以色列就一定支撐不下去。為什麼呢？因為以色列畢竟是一個國土面積很小的國家，每一次空襲警報響起，就必須舉國匍匐在地，機場停飛，海港停止裝卸，公路上汽車停下來，司機臥在路邊溝裡……整個國家像被按了暫停鍵。毫無疑問，這對經濟是一個巨大傷害，沒有任何國家的經濟能夠經得起這樣的「暫停」，更何況以色列是一個高度依賴外部輸血的國家。如果說，在此之前，一支尚未取得全國控制權的也門胡塞武裝都能夠用「冷槍冷炮」式的導彈襲擊，實現了對以色列一定程度封鎖的話，那麼，伊朗就更有可能做到這一點了。據以色列媒體報道，目前，特拉維夫街頭已經空空蕩蕩，超市的牛奶、瓶裝水、麵包、嬰兒食品、個人衛生用品和電池等，都被搶購一空。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是：美國會不會親自下場，並持續地為以色列輸血？這裡有幾個值得觀察的角

度：一是，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第一時間說，這是以色列的單邊行動，美國不想被拉下水。這相當於默許伊朗放手還擊。二是，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在空襲伊朗的問題上一直存在相當程度的分歧。簡言之，特朗普希望中東「和平」，以利美國脫身，專注於「讓美國再次偉大」，而以色列深知自己在中東獨木難支，一定要拖美國下水。「美國優先」和「以色列優先」在這裡發生了尖銳衝突，最終的結局，要看特朗普的「戰略定力」，伊朗的戰略與策略，以及以色列操控美國政局的能力了。二以色列在這次空襲中，暗殺了一些伊朗軍政高層以及核科學家。這樣的暗殺行動，具有很強的認知戰效果，具有象徵意義，但對伊朗這樣具有相當規模的國家來說，並不是決定性的打擊。被暗殺的伊朗核科學家費雷敦·阿巴斯博士在生前的最後一次採訪中，主持人問他：「你不害怕暗殺嗎？」他回答說：

「我們正常生活。以前我們害怕過嗎？現在我們害怕嗎？之前他們公開宣稱把我列入名單，說你會被暗殺。我告訴他們謝謝，那我該做些什麼呢？總而言之，我已完成了該做的事，我們也年事已高，最重要的是，現在是年輕人在承擔我們過去的工作。我只是在開玩笑中過完我剩下的人生罷了。」伊朗的核計劃，並不是僅僅依賴幾位專家，在伊朗核能領域的各部门，還有近3萬名專家和工程師，以色列能夠全部暗殺他們嗎？顯然並不可能。其實，以色列發動這場空襲，伊朗核計劃不過是一個借口，真實目的除了拖美國下水之外，就是內塔尼亞胡企圖通過擴大和延長戰爭的方式來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同時逃脫因為腐敗問題而被司法追究的命運。目前，內塔尼亞胡的內閣由於猶太人正統派的徵兵問題，面臨著倒台的風險。這些正統派在以色列國內是免於服兵役的。然而，隨著以色列在加沙行動所導致的傷亡增加和戰爭的持久化，以色列政府不得不把目光盯上了猶太人正統派勢力，以色列由此陷入了內部政治危機，這次襲擊又提供了一次轉移矛盾的機遇。

內塔尼亞胡把自己的個人利益凌駕於以色列的國家利益，乃至猶太民族的利益之上，這本身就是國家衰敗的一種徵兆，意味著以色列已經喪失了立國之初的團結精神，利益集團已經發育並且綁架了國家。

以色列在加沙的種族滅絕已經摧毀了其立國的道義基礎，隨著美國和西方的衰落，作為其在東中延伸的以色列也必然會隨之衰落，以色列當下看似炫目的軍事勝利並不能挽救其最終失敗的命運。

求靜

中醫造福人類

——致蘇源冰先生



特稿

大千世界，塵世之間，受人敬仰的莫過於德高望重醫術高超的醫生，因為健康是生存之本。中醫治病不依賴CT、核磁共振等機器，而是以望、聞、問、切的核心之法，綜合分析，辨證論治、斷定病情。令人歎息的是古代扁鵲、華佗、李時珍等名醫傳下的《扁鵲內經》、《奇經八脈考》、《濕熱條辨》、《本草綱目》等稀世珍貴藥方因中醫漸弱的趨勢漸漸淡出。幸得中醫是國寶，幸得中醫專家們的默默堅守，中醫仍舊立於醫界之首。比如：專於中醫療法的福建省泉州市正骨醫院的副主任醫師蘇源冰。

蘇源冰先生是中醫骨傷科專家。出身於中醫世家，繼承了蘇氏正骨療法，是福建省基層名老中醫藥專家和非遺傳承人。他擅長四肢骨折、脫臼的手法復位及中西結合的微创手術。橈骨遠端骨折的微创治療更是他的專長。從事中醫骨傷科三十多年，累計發表醫學論文12篇，其中國家級6篇、省級6篇。獨有見解的論文涉及正骨手法創新與臨床療效研究，尤其是「強骨活血湯治療原發性骨質疏鬆並發橈骨遠端骨折」的科研課題取得了驚人的臨床驗證。

筆者是受益者之一。

2023年一個不幸的夏夜，我踩在沾水的石質地板忽地一滑狠狠摔倒在地，全身重量下意識地落到撐在地上的左手掌上。剎間，左手腕和五個手指立即蜷縮，腕骨立即折斷，劇疼穿透全身。為防移位，倒在地上的我順手取過一隻木拖鞋固定於骨折處，在言午君的陪同下派車送我到正骨醫院的急診室。夜已漸深，而急診室裡手折斷的患者奇多，值班醫生諒是累了，或是醫德太差，和病人說話猶如吃了槍藥，語氣簡而沖。言午君來回奔走，在人滿為患的病房中疏通醫護人員為我拍了片，片上顯示：左腕手掌骨頭斷了六處，

屬「COLLES—8型骨折粉碎性重症。值班醫生立即吩咐住院開刀，實行鐵板植入手術。

疼得冷汗濕透衣衫、強托著骨折之手的我，本就暈暈乎乎，一聽開刀更覺兩眼發黑，大腦一片空白。幸運的是蘇源冰先生立即另定醫療方案，命手術醫生以不打麻藥、不開刀的「傳統接骨」方式進行接骨。可沒上麻藥憑著醫生「強拉硬扯」那個鑽心的疼哪，痛得我撕心裂肺幾近虛脫。驚奇的是，六處斷骨竟已五處復位，再次拍片一查，六處斷骨竟已五處復位，未接上的另一處斷骨，由蘇源冰先生親自一轉一撞，未接上的那根斷骨神奇地逢凶化吉立即復位，從而躲過了值班醫生「植入鐵板開刀手術」的錯誤決定。

大難幸有貴人相助；大坎幸得貴人相扶。

此次骨折如果沒有蘇源冰先生的「傳統接骨」方案，當晚我早已倒在手術台上任隨麻醉啟用手術宰割。且不論植入「鐵板手術」費用需三萬，「傳統接骨」花費只三千，單單省卻「一刀見血」之苦便如得了「上上籤」。之後的日子，我的傷勢始終在蘇源冰先生的關護下直到康復如初。醫生更難得的是醫德。正骨醫院的患者，除特殊情況外，大多患者是以勞力求生的薄薪階層，或衣著髒亂或訴說病因詞不達意。而德高望重的蘇源冰先生不厭其煩，日復日、年復年地面對急於求醫的患者，不論富貴不論貧窮一視同仁平易近人，以「望、聞、問、切」的中醫方式慎重觀之治之，醫術醫德之佳，無不令患者動容。

「古來行醫濟世窮，仁者懸壺沐春風」。醫者仁心是一種格局，格局是一種情懷，是一種氣度。蘇源冰先生胸懷博愛，位高而不顯，術精而不傲，心存大愛，福蔭患者，以無私的奉獻詮釋了醫者的大愛從而造福於人類……

2025.6